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七

臣職類

乞申明大義飭諸臣以全國體疏

譚希思 萬曆十二年任

臣聞君猶心也大臣手足也言官耳目也手持而足行目視而耳聽皆聽命于心者也藉令有痿痺有聾且盲則各失其官而其形不全矣我 國家設部臣以襄治理又設臺省以防壅蔽其意甚深故開誠布公集衆廣忠主于培植善類者大臣之事也明目張膽隨事納忠要于維持 國是者言官之責也古之良臣知有君不知有已知有 國不知有朋故雖唐

介之切直文彥博且薦之不少置彼誠以言路之通塞關 國家之安危亦正己之道宜爾也頃者御史丁此呂忿科場之弊指摘諸臣楊巍極欲保全原任禮部侍郎高啓愚遂于覆奏内極叅此呂以致給事中王士性御史江東之李植楊四知恐塞言路交章論劾語侵元輔荷蒙 皇上洞察處分大小臣工莫不舉手加額稱明見萬里矣故事惟被論之臣具疏乞辭蓋或以心跡之不得不辯或以職掌之不容終默其去與留聽之於 皇上而已若他同寅卿

貳熟觀事宜存心　社稷當披瀝忠誠徐言于
皇上曰某也素忠直不可去某也素負望不可以言
廢某也心無他或當宥則　皇上有必爲堯舜之
志諸臣輔　皇上有必爲唐虞之治明明在上休
休在下傳之中外垂之史冊豈不爲盛美事今接邸
報各部院卿二多有人出一疏各以求去爲詞是豈
不知　聖明無許去之義耶心知其不許而託言
是似乎要也抑豈欲臺諫之緘口結舌耶
皇上之夢寐求言者何如而反其所好是似乎慢也

況此呂外調巳非大臣之心所宜安今吏部侍郎陸
光祖之疏且云江東之等傾危險詖之習不可以居
臺諫向非　皇上明察秋毫則諸言官將接踵告
罷致　堯舜之君蒙拒諫之名其責又將誰諉耶古
者言關乘輿則天子改容敬禮之而將順彌縫周旋
補闕大臣之依於君側者懇惻周至未嘗言去今所
論者一大臣而稱去者在衆臣朝緡見之閭閻聞之
外夷傳之不曰雷同以悅俗則曰承望以保寵不曰
格君之令而逞于一擊則曰激　君之怒以私快其

所忿諸臣中多有負人望者前言官一日三疏諸可拼
且短之今諸臣之疏不啻三矣如此舉動果爲
皇上謀耶果爲　國家謀耶其爲
皇上與何不欲聰明之益廣也其爲　國家與何不
顧惜乎大體也忠臣愛君或不若此伏乞
皇上灼見羣情渙發綸音先諭諫臣以建白之當糾
察之審論是非勿論利害有異同勿有將順毋因今
之排互生疑畏以啓將來承望之漸次諭銓臣以評
隲須精陟擢必公毋使朝除而夕可罷毋使甲是而

乙稱非鑑空衡平務成立賢無方之盛治又諭卿貳以無執巳見無信狹心繩愆糾謬從容論列斟酌運量計出萬全以調劑天下之事於不墜則大臣法小臣廉股肱耳目各效其職而太和在朝宇間矣

敷陳臆見乞賜采納以勵臣工疏

郭宗賢萬曆年任

臣聞天下之大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理之大君宰于上百司輔于下然後啓沃疏附勵翼協恭太平可從而理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是固然矣而其所以於昭有虞之大業者尤必賴於舉八元登八愷與去四凶也方今

聖明御宇碩輔贊襄凡巖林棲處之士拔茹彙征朋奸挾勢之徒後先斥逐殆不翅於元愷之舉四凶之竄稽諸舜而尤光

誠千載一時矣臣歌詠太平弗遑尚可容喙頃接邸
報仰見 朝廷之上於舊日之臣廢而起起而旋廢
方其起也爲其賢也而其旋廢也果何以也及其廢
也爲其非賢也未幾復起也果何以也不要諸至當
不歸諸協一匪直無以品才賢抑且無以定 國是
似非盛世所宜然也臣猥以草茅拗知寡識謬蒙
聖恩擢授南臺兢兢焉惟無以報塞是懼偶有臆見
不容緘默謹列四事上陳仰瀆 聖聽冀垂納焉
一曰兼名實夫名實之相須也久矣士固有其名而

無其實者未聞有其實而無其名者詩曰鼓鐘於宫聲聞於外又曰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蓋言有諸中者形於外實之大者聲自宏理之所必致也士君子懐才抱德於身即處深巖藏幽壑蔀屋茅簷之陋而罔不令聞昭彰名飛譽廣譬之珠藏而淵潤玉韞而山輝不容秘也惟務實以全名斯爲善士矣先正有言曰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好名忘名不可得而見矣得見立名者斯可矣苟併立名之士不可見而惟馳騖於好名之塲焉亦何貴於爲士耶臣聞近世之

士德立而名成才高而譽達者固多亦有夙稱有道至與骨肉爭財産而甘赴愬於公庭者亦有高譚仁義而强占人田勢挾人業莫敢誰何者亦有與世浮沉狥人好惡其中如鬼如蜮不可得而測度者亦有孤介寡合凌世絶俗其中貪昧隱忍趨利避害脆弱無所振卓者甚至近日有聞舉邊才廼竊騎射之虛名剿韜略之糟說而欲覬售邊秩者諸如此類難以枚舉苟衆好不察影獵風聞遂張大其聲施誤廁諸剡牘采春華而忘秋實不惟見舉者懷負乘之羞而

舉之者且昧知人之哲矣乞　勅該部轉行各衙門以後薦用人才必廣詢博訪務期才與誠合德協譽茂者然後舉之否則隆虛譽而病實德不與也如是則名實相兼言行一致舉皆眞才庶不爲飾名者所罔矣

二曰嚴公私人臣薦賢爲　國也非不明之患而惟不公之患不明之罪小不公之罪大傳曰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爲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爲私其迹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昔祈奚請老晉侯問嗣

焉舉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於是羊舌職死矣又問焉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君子謂祈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

比舉其偏不爲黨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方

今　朝政清明公論大著非但如呼朋引類崇奸植

黨如宋權臣蔡京之流令故相張居正之輩比暱兇

邪戕抑讜直然後謂之私也蓋賢才　國家之公器

舉賢人臣之公心必無所爲而爲焉斯所舉爲至公

否則動一市恩德我之念卽私也與一納交要譽之

懷即私也誘於利而怵於勢即私也若繫與情允洽
即舉之親知故舊桑梓枌榆人不得議之以爲私脫
若弗諳衆論即舉之八埏之外九州之遠人不得推
之以爲公蓋公則天下同心一人舉而衆共是之私
則人持異見一人舉而衆共非之故此一人也甲譽
而乙毀此舉而彼斥譽者是而毀者非矣斥者得而
舉者失矣是非不兩立得失不同情此公私所以判
也乞
勑該部轉行各衙門以後舉用人才務要
允協至公毫無私意庶乎一心一德舉則公舉斥則

公斤不待計較商確自無異同之患矣

三曰酌用舍夫人君之馭下不外用舍二端而賢否實因之用舍乖其當斯賢否淆其眞矣往年阿附權門虧損名節奔趨勢燄濁亂紀綱是皆奸邪之尤人人切齒幸賴我 皇上英奮睿斷擯斥無遺遐邇歡頌以爲舍之得當矣獨於用人之道 臣 愚猶有說焉近時所用之臣起廢者甚衆靡不以爲碩望宿德朝野忻服聯性韜眞士民式仰祇緣不善負融齟齬故相或因人詿誤遂至落職在草茅則爲潛德之光

在廟廊則爲名世之彥起而用之得矣緬想其中豈無以他事獲罪如心術刻憸排擠同儕才力懦軟驅策難前志行卑鄙垢濁澳涊者乎亦豈無蹤跡詭秘彌縫機巧指摘尚未得其根究者乎彼適當故相柄政之時解組遂槩目爲賢是猶混燕石於卞璞雜鴟鶚於鸞鳳奚怪乎人言嘖嘖起而復廢用而旋舍也

臣愚以爲用人者與其紛錯於後孰若慎擇於先不因人之舉而輕於起也不因人之論而輕於廢也伏乞

勑下該部必覈其平生履歷考其人品邪正

察其志行純庇果為特立獨行不詭不隨者乎起之可矣不然雖舉而毋啓也果爲趨炎逐熱毀節踰閑廢之可矣不然雖論而無廢也説者又曰唐虞而後完人實鮮有長於此而短於彼有務於大而略於小者苛於求備不亦難乎蓋人固有偏長而取人有大致狐裘而羔袖猶之可也苟虎皮而羊質尚可取乎合抱而寸朽尤之可也苟尺直而尋枉尚可取乎以此而審取舍則嚴而恕公而確兼得之矣是尤權之稱物低昂不同而施之各得其平也鑑之照物妍媸

不同而[illegible]

四曰審進退天下有自重之臣而後　朝廷益尊盖用舍予奪在人進退行止在我記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等士爾奚獨貴於周而賤於秦哉盖其貴也非人之所能貴難進而易退者貴之也其賤也非人之所能賤難退而易進者賤之也此貴賤之懸殊周秦之異政也今之人臣方筮仕之初猶曰少不更事冥行徑趨容或有之若夫諳練歲深閱歷年久其於進退之機業已見之定而審之熟矣當自省厥中果爲

老成持重不阿附權勢者乎進之可也否則未可進也果爲汚衊無根心跡昭雪者乎進之可也否則未可進也果爲忠肝義膽沉淪日久際此淸時藉以表樹者乎進之可也否則未可進也苟於此而操持靡定趑趄未决苟且以赴功名之會徼倖以獵崇高之階且揚揚然自喜曰今此之時非忠不起非直不起非聲名藉甚者不起乘此而進不惟可以掩夙昔之愆而且可以襲方張之善曾不思大奸似忠大詐如信盜名而欺世者可僞一爲之可暫也不可久也久

則眞態畢露矣果能免於朝就塗而夕被謫任未泯

而歸裝促乎方其進也人皆仰之如冲霄之鴻及其

退也人皆唾之如伏穴之鼠功名何物也而乃汩沒

人一至此哉以上四事皆膚淺俚談似無禆於謀謨

宏略然下有關於岩穴上有關於廟廊而近有關於

國家遠有關於天下未必非一得之見也伏乞

皇上采納施行庶士皆惇實以待舉皆秉公以薦賢

以之用人則無二三之惑以之進身則無冥昧之羞

野無遺賢朝無倖位致治興而太平可萬億矣

催請考選代差疏　朱吾弼 萬曆三十一年正月上

夫人臣之分鞠躬盡瘁不敢言勞惟軍國之圖思患預防實所當亟故力能任而巧于推避偷安者爲自私其力不任而甘于挨排釀禍者爲悞國自私之臣欺其君而罪小悞國之臣欺其君而罪大臣不敢自私爲小欺詎敢悞國冒大罪耶奈時窘于棼應沓酬而智索于任多責重勢必悞國不得不爲

皇上陳之臣自萬曆二十七年冬奉　命巡視下江巡按直隸傳領　勑書內有向因巡江御史安

處京城遥度事機以致地方受害今特命爾巡視下
江常川在於鎮江駐劄六箇月餘往來巡歷嚴督守
備備倭等事 天語諄諄踰三百言凡以沿江地
方與倭爲鄰一海之隔在指顧間江海遼廓鹽徒出
没盜賊縱横每計勾引倭虜倒戈内向網利爲害地
方苦之故特設憲臣畀以 專勑肅僚貞度備内
防外體統比之邊鎮一年满日差官接管而自龍江
關以上抵九江又另差御史一人飭江防理漕務意
葢深遠其不爲冗員明矣臣 蔪庸弱謬叨委用非不

日夜惴惴蚊負是懼適際臺員多缺一人數差維日不足臣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巡視中東南三城經年不得代近以御史陳煃丁憂又奉旨兼管上江矣他如九庫光祿抽分門禁皇城鹽政撥册存恤小刷卷等雜差臣同御史王藩臣蕭如松三官遞相序攝顧彼則失此居京則遺外其於勑書指違匪直臣巡江一差爲然是以臣自蒙欽差僅於萬曆二十八年三四九十等月一巡歷蘇松常鎮淮揚濱江聯海一帶琶縣營鎮寨其要害試其操練

閱其城池稽其械餉訪拏其鹽盜窩家考察其有司軍衛官吏而又爲絕技絕力能將能戰者之搜求南止吳淞北止狼山及欲抵金山淮北邊海極處縱觀其洋島未遑也今且兩易伏臘合屬之官吏迭更各伍之軍兵非故幾過半矣上年川沙之失雖汛地員役之罪臣罪亦安所逃哉且也倭奴叵測犯於閩犯於浙又犯於廣家康爲互市之說以危朝鮮轉瞬汛期臣不敢謂倭之必至不敢謂倭之必不至則躬行巡歷督率將領守令衛所百官整飭一切防禦爲未

雨綢繆之備臣職分也第臣同臺御史不過三人王藩臣則以屯田印馬兼掌各官考滿責皆重大蕭如松則以鳳陽糧儲兼管京營京倉事煩繁多若署道印帶別差二臣各不一而足肯聽臣卸巡視攝理詎冗劇出爲備倭謀乎　勑書所謂安處京城遙度事機以致地方受害臣捧誦凜凜嚴於鈇鉞之臨寢食靡寧要之絆於兼差臣於事機未嘗一日非遙度而臣在京城未嘗一日是安處無裨地方仰負勑旨究竟釀亂不無可虞若川沙之切於剝膚若各

省之驚於震隣臣固有春汛近憂無奈群差騈集踈
胡踶尾大類狼奔討無復之矣臣竊思　留都根本
重地異方蛸處姦人狐潛神棍大俠不可方物倭於
嘉靖中猖獗曾犯城下臣查有舊　題一城差一御
史誠瞿瞿治安長慮豈昔不當兼城而今兼城反當
兼大小差耶外之則屯馬倉江所隸十五府四州其
職掌關係南差者撫按不越俎而理剔文武之賢否
地方之利害歲異月殊名曰巡按監察御史竟逾年
來無一巡其境按其事親見而察其人懲一警百稍

稍振刷整頓之奈之何官不玩法不弛姦盜不無忌
而軍民不坐困也　皇上豈謂御史黃華秀段尚
繡相續物故後藩臣尚在告臣暨如松丁憂只馬嗣
武陳燧兩員未嘗廢格曠官耶不知其挨排強支格
之不能不廢官之不能不曠猶之乎臣今月之挨排
強支也嗣武積勞業以病病歸而遂臥病就木燧積勞
欲以病乞而遭母喪息肩大都不得請於
皇上無可奈何耳臣籍江西溯游而下金陵長江天
塹吳楚交會左黃漢右鄱湖綠林嘯聚為四通八達

之區順流千里舳艫蔽江萑葦幃野妖孽伺隙竊發者難於防詰小則黑夜肆刼大則白晝橫行十數年前强盗劉汝國輩之狂逞致動兵蘇松可爲寒心當

逆宗宸濠壘涎南京先攻安慶殷監不遠茲

勑巡江御史於安慶彈壓當時非漫然議者併以督漕屬之任匪輶細便付之兼才兼力之士尚恐鞭長不及馬腹莫克兼制分上下江爲兩不欲缺人廢事

臣何人斯克勝此艱鉅兼任乎江之永矣二千餘里城之廣矣數百萬家諸所攝治旁午而前精神不能

處處流貫力量不能事事周詳耳目不能人人旁及而精神已耗力量已竭耳目已窮臣行年未五十血氣折磨鬚髮班白日賴藥物勉強支撑是委千斤之重擔寄骨立之孱夫鮮不仆矣臣既不敢推避偷安更不敢挨排釀禍又不敢泛論言路之難塞臺省之難空惟有耿耿為 國一念眞切苦情不得不冐昧懇於 皇上耳伏乞 聖明察臣之眞憐臣之苦觸汛期之伊邇思倭備之當嚴矜庸臣兩江之難兼亟將考選原擬南京御史諸臣 欽定各道分

補缺員　　　　　勅下吏部給憑勒限速令赴任試職管
差庶臣寛一分受賜一分姑乘時力疾料理江防覲
兵海上以一職報効務使鯨波絶警鴈澤安生而臣
之拙劣免叢挫於南諸臣之賢能不淹滯於北鞏
陪京於磐石維東南於泰山則寧獨臣一人幸甚諸
臣幸甚半辟之士民幸甚臣無任懇切皇恐待
命之至

催請考選以信詔旨疏　孫居相

臣惟爲政在人先聖之明訓也任人圖治哲王之令軌也頃者我　皇上煥發　德音維新庶政一時大小臣工靡不奮揚淬厲以勖勤　盛美獨臣才識短淺職任繁多巡視鳳陽倉矣又帶管屯田巡視京營矣又兼管京倉巡視中城矣又兼巡東城巡視門禁矣又兼督抽分兼攝七差矣又署掌七道夫臣一人之身耳身軀有所到便有所不到臣一人之心耳心思有所及便有所不及志欲奮而力不繼事

欲兼而勢不能於是簿書填委諸務幾廢以倉儲則
數拾萬積逋臣不能爲 皇上催理以屯田則數
拾年埋沒臣不能爲 皇上清查以營務則拾數
萬甲兵日削日弱臣不能爲 皇上振揚以城務
則數百萬生齒相聚相爭臣不能爲 皇上禁戢
足不能遍叁拾壹門何以盤詰盜身不得到上下
兩關何以察弊防欺各道建白之牌空懸微臣補牘
之忠久闕臣之罪於是乎不容逭矣儻 皇上憐
臣而宥之乎臣不敢知即罪臣而斥之乎臣不敢辭

惟是臣精力已竭伎倆已窮曾無補於　國事之毫
毛而諸事且日就叢挫臣用是不敢自文自諱亦不
敢言苦言勞而特以庶政廢弛之狀實控於
皇上之前也夫臣衙門如此想他衙門亦然臣南京
如此想北京亦然、　皇上縱不爲諸臣計獨不思
今日所廢之政事誰之政事也將來貽患於　國家
誰之　國家也矧當庶政維新之時何可令
聖政有闕而不舉之處方　詔書既頒之後何可
令　聖躬有出而不踐之言臣謂　皇上不得

不爲　聖德計爲　聖政計兼爲
宗廟　社稷計矣伏祈　勑下吏部都察院再
加查議萬一　臣言不虛將行取待　命諸臣尅期
考選抑或先改數員以救目前之急則羣賢效力庶
績惟熈不惟無背　詔書抑且有光　新政豈
非　大聖人之作爲超出尋常萬萬者乎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八

國紀類

乞公銓典以激勸人才疏　張士佩嘉靖四十四年任

臣惟　國家所任以弼治者庶官也所持以權衡庶官者黜陟也邇來中外肅清崇廉靜顯賢能擯不才在任者百執事因之儆惕勵翼靡不精白承休濟濟效忠真一時明良之盛也但人心久則易生懈怠而考察實激勸之典乃破格例以洗往弊尤所以易觀聽而回心志邁往代而範百世也臣　慶遭逢稍竭一得之愚而略言之夫府州縣官孰不知爲親民當重其選擇其人令之官於府州縣也乃率以文以資以

資則庸劣亦得以備員以文則浮章無裨於實政是任之者已不盡其制矣既任之後所賴維持士心者特有懲黜以惕其衷陞擢以鼓其志也今之陞擢又有可慨者均一州縣官也在進士不過三四年有銓司科道之遷遠有部院堂卿之望舉人極其歸竟多止方面近雖臺署之榮亦千百中之一二非卓英積著即賄附之輩也歲貢愈拘愈卑遷擢府佐而止矣皇上試觀今日吏禮兵三部之屬六科十三道之內有幾舉貢出身者乎若以為例不當也嘗有先為之

者矣若謂中無才俊耶今天下舉貢幾萬人皆
皇上久道化成之者以爲無人則誣也有例有人不
與舉貢而獨與進士者豈以近來任官得人甲科爲
最乎然非進士生皆豪傑也特　朝廷優擢甲科咸
各自愛自勵是以業官者善人多爾若論忠勤名位
之心舉貢與進士同也雖下至吏胥或亦不無此心
各以上進無階鬱抑未能自發耳觀　國初任賢一
時得人獨盛才不可以出身拘亦明矣況今府州縣
星列宇內計一千五百有七設官六千七百有餘員

進士三年中纔三百人除選京職外除不越百五十人使其皆賢亦天下編氓十分之中一分蒙至治之澤其九分之所仰藉皆舉人歲貢官也蒼生籍于舉貢者甚多而　朝廷乃待舉貢爲甚輕焉可乎是國家陞官之典不惟上待士類當昭公道而下爲民生尤當普公惠也況民爲邦本不爲民計寧不爲國計乎伏乞　皇上勑諭吏部推爲國爲民之念察州縣牧責之同不肖者同其斥也才且賢者亦必同其遷今後但府州縣官歷任年久廉能茂異不復

問其出身資格亦惟酌其德器相應堪任六部者歷
雖舉貢罷之吏禮兵可也戶刑工亦可也堪任耳目
之寄雖舉貢選之六科可也十三道亦可也次之而
寺署之屬外之而方面之重量才度德咸與科甲參
任其位愈久望愈隆德猷足以經綸叅贊器節足以
大受裨　國雖九卿三閣皆所不靳乞著爲　令典
垂憲萬世將見大典一公風動自別爲舉貢者莫不
以　上之待士不我限我隨所在出身皆可大行
身家之念靡不易而爲爲民爲　國之忠孰肯以限

一第而志局於行也孰肯任職自畫而不遠圖也孰肯至債負盈身而後出爲槖槖之計也翕翕焉及時效用亹亹焉竭忠報　國如此循吏之盛眞可齊唐虞駕三代豈止云㩻除魏晉以來弊典爾哉此尤以外言之也若在內則資格之外更增一弊焉陞遷論衙門矣均一郎官也吏部之屬涉必崇階禮兵次之戸刑工何嘗涉其津也均一七品也六科之任率多喬遷十三道次之評事等官何嘗窺其徑也將以爲論年勞則歷任久近相懸職務煩簡互異也將以爲

論賢能則庸劣恒叨峻秩才望擢多常調也　臣　嘗訪
之而詢其故咸云此各衙門舊規也　臣　伏覩
祖訓曰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
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竝無優待一二衙門之
意也所云舊規不知出何典紀分明積弊當革乃謂
舊規相傳可永嘆也此且不古若矣況望古之治也
哉此　國弊之大者以一二衙門之便彼方固守之
若醫之利病者然孰肯言亦孰肯除之　臣　欲其除之
者非不欲其優擢也惟欲其人不惟其資惟其才不

定其官也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革自古所無之
弊　勅諭吏部自今以後京職轉遷不許復沿舊
弊幐黃提督不必吏曹也府丞寺丞少卿不必科道
也叅政叅議副使僉事不必分拘某衙門幾年陞某
衙門幾年轉也懸虛位以待俊乂察政績以議陞遷
果端公廉幹聲實芳隆也凡在九卿之屬皆得內轉
崇要惟才不愧官功不浮位而衙門非所拘焉苟非
其人雖吏屬科道之年深者亦不槩轉京秩弁外而
方面之崇亦不輕補而貲次非所計焉祇爲　國家

之便不爲一二衙門之便爲豪傑之便不爲庸夫之便陞一必足以勸百而後陞之優也如此則弊典一清激勵自彰凡厥庶官莫不以　朝廷擢官無所拘也我隨其所據之位能樹大勳皆可致大位而行道不爾雖任爲衙門奚益也循常之念靡不奮而爲卓異之忠孰肯仍前推諉苟延一官乎孰肯自持陞格矜倨玩愒乎孰肯不以國士自期進圖匡濟乎爭相砥礪之行達乎百僚凡非中人以下者莫不相率爲善也在豪傑之無待而興者亦愜其衷倍其氣焉睹

進之徒雖驅之鑽刺擇官不為也竈薪撤而湯不沸病根拔而癰不潰官以德懋位以功隆内焉得人之盛殆可並九官驚宅俊豈止云革正昭代弊典爾哉然拔與貢矣但用之不廣何以回狂瀾於既倒之餘取之不恕何以多得人于久挫之後論人品矣但要地叨俸之最者並乂抑而量遷散局資望之深者當優擢而多靳是破格例而未盡去其弊公激勸而未定其典無以盡愜中外滌德之望久著鼓舞作人之術也今當朝

覲會試之期天下官貟舉貢咸萃

京師傾心聖政伏乞　天語叮嚀吏部盡袪往弊
一任至公仰觀　國初之良法永定任賢之大典播
誥中外俾勿復以格例自阻惟當以忠愛自進賢才
幸甚民生幸甚　國家幸甚

乞定立諸臣疏章稽程疏　李之茂隆慶元年任

恭惟　皇上履登大寶端拱穆清　聖躬居法
宮之中政令敷薄海之外其于內外臣工賢否貪廉
之跡人才風俗多寡厚薄之殊錢穀甲兵豐歉强弱
之數邊徼道路夷險通塞之由閭閻疾苦之狀海內
利害興革之宜靡不燭照數計而洞見其幾微是雖
英質天授　聖學日新無待於廣覽博識亦必候
諸臣敷陳疏章以啓其端也然　陛下以一身任
三綱五常之重以一心裁羣動庶務之宜萬幾之暇

于諸臣疏章固一覽無遺而處分各得其當大小臣
工莫不仰日月之明畏雷霆之威以爲大有爲之君
出於尋常萬萬也間有一二疏章留中不出者
陛下必有深意存焉或待而發耳諸臣愚昧遂疑
陛下該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恭陳末議疏奉
聖旨是聽諫乃朕素心説得是的未嘗不即加納昨
謂不諳事體者你每今後宜審擇所言以承朕意禮
部知道欽此則夫留中不出者無乃果未審擇所言
者乎事未可知也若于所留之疏姑有待而發雖期

月之間亦不爲晩特恐左右近習不諒
陛下留中之意祗慮妨巳所謂或處之高閣或置之
深藏　陛下一日二日萬幾裁决方來者未暇剗
暇搜索巳往者哉　陛下不暇再覽臣下不敢再
瀆彼近習輩遂以爲得計至再至三末流不可收拾
要之其漸不可長履霜之所當戒也　臣愚以爲欲愼
杜漸防微之意莫如定立稽查之程我　朝稽古定
制凡諸臣疏章外由通政司内由司禮監實封進呈
御覽畢内閣票指取自　上裁仍由司禮監散

旨于各衙門欽遵施行其制度精嚴固超軼前代遠
甚但由外入內者有數可查由內出外者其數不可
得而稽也留中之疏不無壅蔽之奸矣懇乞
聖明俯從 臣議合無申命內閣通政司各置題
奏號簿二扇總開年月細分日時但有諸臣疏章各
以類附明開某日某時某衙門某官某人通政司記
其入內閣記其出每月終科道掌印給事中御史循
序各差一員先查由通政司入本若干數果相同會
題其月分題本若干奏本若干並無多少數目如有

留中不出會奏某月分某人題本某人奏本未蒙
聖旨批荅稽程一立諸臣疏章咸得以上聞
陛下益著從諫之美近習庶屏壅蔽之奸内外臣工
之賢否貪廉人才風俗之多寡厚薄錢穀甲兵之豐
歉强弱邊徼道路之夷險通塞閭閻小民之疾苦海
内利害之興革不惟燭照數計而知之眞亦將議處
調停而行之當矣守成業而享盛治夫豈外是哉

定兵變以肅紀綱疏　張　蒲 萬曆二十八年四月上

臣等近接邸報見得寧夏鎮城標正奇遊四營官軍家丁因減削糧銀布花等項將巡撫党馨兵備石繼芳登時殺死焚毀公署文卷釋放各獄罪囚　臣等大相駭愕謂　國家非常之變一至此也夫方今疆場多事驅貔貅之軀命以當腥羶之醜虜須得休恤軍屬結其歡心彼方委順用命乃猶踵襲故套肆行漁獵二臣之被慘未必非作孽者之自取也夫復何惜顧巡撫兵備皆命自　天子以主鎮一方即使侵

剬有據惟　天子得以殺之斯於　國法為順令
軍士大肆戕叛略無顧忌如　朝廷法紀何不知有
二臣獨不知畏　陛下耶似此叛逆之徒大彰
天討一鼓盡殲亦不為過仰荷　聖慈允該部之
議矜有餘黨惟與招撫脅從罔治已奉有　明旨
臣等無容復贅矣其在今日惟以殲厥渠魁為急務
若不得眞正者明正其罪猶如歲前禁門鼓譟之變
僅以一二老稚無干者搪塞了事恐貽害　國家不
可收拾矣臣等以為弭變者當慮其後除惡者須務

其本如兵部之議懸榜曉示各黨將眞正造意首惡
盡從獻出固艮計矣萬一各黨不爲自獻或獻者非
其首惡將奈之何熟思之無如就當日觀變之武臣
求之乎臣等詳玩總兵張惟忠本以稱說四營官軍
家丁圍殺二臣時曾責令坐營都司汪廷輔屯田都
司蕭部成中軍守備千總等官汪度等問衆軍有何
告爭各該軍丁便以二十事申訴夫衆軍作亂之際
可以齊口稱寃而班軍記事者難以混聽槩寫也勢
必計令二三軍人稱訴矣再詳所訴二十事內糧之

粗細銀之毫釐年月之先後詳悉周備且有序次是言之者從容而聽之者爲暇豫矣言者從容其自露其面貌以示觀者亦甚久矣聽者暇豫其觀出言者之面貌亦甚熟且眞矣假各武官認記之不眞其跟隨軍役未有認之不眞者縱跟隨軍役認記之不眞其部伍久相聚喋亦未有認之不眞者一一魚鱗挨查則能於倉卒殺官之罪者必平素懐殺官之心也是卽其正造意首惡也何難得哉然而觀變之武臣雖易以挨查首惡彼必慮其部伍犯順主帥難免甘

心窺避終不肯捕緝出獻者諒人情然也誠開示赦宥之條以捉獲首惡之功准抵素疎紀律之罪在武官心無顧慮誰不幸恩而圖功此而猶不出心緝獻隨責以備寫軍兇之時豈其瞑目而坐略無顧視耶彼將何辭如此究查又何渠魁之能漏網乎伏乞皇上先開武臣擒惡抵罪之例專責張維忠督令都司汪廷輔蕭韶成中軍守備千總汪度等在于標正奇遊四營將叛軍首惡詳爲挨查緝獻亟加殲除無使遺種于重地枉及于不辜庶羣危定而頓消目前

之變法紀明而不能久大之憂邊疆可常常無事矣

申明職業以便遵守疏　孫維城萬曆十三年六月上

頃者給事中業時新題議明職掌等四事雖詞指不同大約指摘南都各差爲多時值北方亢旱
聖心憂勞　臣等不能交修職業仰助消弭宜罷宜斥方深脩省又何敢于科臣所請妄有陳辦凟凂
天聽然覩邸報傳聞以來南京諸臣無不驚惶在外倉屯等差不敢根究所轄之病弊在內巡視五城不敢追問橫道之死傷既負曠瘝之憂復虞尸越之嫌
朝夕眩惑莫知適從首尾顧畏不成事體　臣等目擊

如斯豈復仍容默默惟　皇上虛心覽察焉夫南
都根本重地西接荊楚東連浙越北控江淮民多豪
健奸變易生故　祖宗朝設五府六部又設有科
道等官而外之江監倉屯內之巡視皆以風憲之臣
委之非徒贅麗之也所以重根本而防禍變也東南
二百年來民間靡有竿旗之呼鋤耰之擾雖皆
朝廷威德所及而　祖宗委任事權之重亦不爲
無賴已苟不論理勢便與不便情俗宜與不宜徒求
目前之可聽罔思後日之永久盡取各該職務而分

更之束縛之又阻抑而摧折之則事事招嫌誰敢不避人人掣肘安得有爲狗馬之心徒懷絲毫之力難展豪强得以窺伺奸僞莫可究詰將來東南橋動禍害深可慮也　皇上試容臣等細陳其說以通詳言之巡按兼總衆職其一應事務各差誠不宜侵越矣然巡按有巡按之事各差有各差之事其有司通詳者必其有事體相關者耳若一槩以爲越禮犯分而不令與聞臣等未識　朝廷專　勅差委此官之意止令坐鎮雅俗乎抑欲有所事事乎即欲有所

事事而又病其通詳則使各差奚所適從且文移批荅自是本分公事初非有成心此而以爲越禮不知所越者何禮也此而以爲犯分不知所犯者何分也事有干涉上當究而下未詳職難推諉彼已行而此不知則職業歸于曠廢　成命何以責成夫人之田固不可芸已之田亦非可舍此通詳之禁名爲省事而實不便于行事所當酌議者也以訪察言之事有指証爲累牽連禁之誠是矣然法可行則俱行法不可行則俱止斯蕩蕩平平之道也今以各差爲當禁

而巡按爲當行豈各差行訪東摶西擊上干
天變而巡按行訪東摶西擊獨召
天和乎臣等
以爲惟論其理之當否不必拘于差之大小若禁之
于各差而聽之于巡按是欲止其沸而存其薪欲塞
其流而開其源將來詰訪窩訪之害決不能絕而巡
按兼總之差恐亦難免于愛惜者之躧黄矣此訪察
之害當通禁而不當爲偏禁所當酌議者也以查盤
言之倉庫錢糧一歲數次定以爲額然法體貴于得
中輕重期于不爽故事在得已雖間行而不爲迮在

不得已雖數行之而不爲擾其委官查盤則撫按可筭而各差不可筭何也撫臣數年一轉又與按臣事體多同故會同查盤自無相防各差之于巡按則不然矣或到任有先後復

命有早晚如遇各差將滿而巡按未到或雖到而未及委官或雖委而未及報官則各差將坐委而巡撫與巡按隔别難窮其弊又使巧吏舞文易行其奸或忽有而忽無或東掩而西撫數目缺于清楚事務盡屬潦倒職掌謂何咎將誰歸夫一差查盤一二日可完計各差查盤歲不過

十餘日之擾費而以養無窮之奸非所謂權輕重而審法體也但委官在于得人名罪不宜輕坐耳此查盤之歸併便于侵欺之輩不便于各差職掌所當酌議者也以詞訟言之衙門濫受越境勾攝允爲騷擾然南都舊事臣等不知竊見近來勾攝不過百里准理止於都民雖應天上江之訟五城亦不得槩聽焉科臣以爲越境勾攝無日無之其殆訛指南都之舊事乎至于巡視五城御史尤不可不分別者葢巡城御史專有地方之責奸弊皆當聽理而南都民情尤

多就之所以然者巡城聽理事大者方與叅送事小者酌量釋放今日告而次日可結隨投而隨巳寧家無贖追之累人無保候之艱一投通政司其間衙門轉折不得如是之速令不辨黑白而槩爲濫受不分願否而盡歸之通政司恐奸民易乎通狀以累無辜平民苦於通狀而自貽伊累强者得以淩弱不敢控訴民間寃抑百無一伸横行得志良善懷憂將來地方不安而乖氣致異北方之亢旱又將移于南都矣此詞訟之槩禁欲以便民而實不便所當酌議者也

臣等又有說焉巡按專　敕也巡鹽等差亦專

敕也地方既有巡按足矣而又必議有巡鹽屯田巡江巡倉等差無亦鹽屯倉江之務關係地方重大即巡按亦勢有不能兼者乎以勢所不能兼者而欲使權盡歸于一人以事之所當理者而欲使束手高坐于地方則文書收掌一吏役能辦衙門清閑一冷曹可攝是巡按之外皆虛設矣曷若革去此差乎此皆

臣等之所未解也大抵天下之事不貴于可言而貴于可行人之論事不當執己見而當通衆見懲噎而

節食可也若曰一時能言之而一時能聽之不必後日果否行之則行者復禁禁者復行朝更夕改徒以多事而已何益于　國家之治道乎乞　勑都察院再加參酌如果　臣等所言不謬凡通詳查盤等項當照舊者仍照舊行其訪察一節則併巡按禁止勿以一人知見而拂羣情致令各差不便事體難行庶一令之施無不合宜一法之立莫非可久而各差得效其職根本之地斯重矣

乞飭議臺規疏　　黃仁榮萬曆十七年九月上

頃該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叅論御史王藩臣不送揭帖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而申飭南臺憲規奉
聖旨都察院既有相沿舊規兩京都着一體遵行王藩臣着罰俸二個月吏部知道欽此臣惟大臣當爲
國家持大體不當與言官競大都御史辨論官邪故事不白臺長臺長無侵官御史無撓法此大體也若上疏公朝投揭私署邇來陋習耳卽欲沿爲規御史偶失之不過小節罪不至叅況　大明會典不載

憲綱不列原非　祖宗舊制　皇上聽時來欲
令一體遵行　臣　慮其開箝制之端壅蔽之漸也況南
北事體不同實有難於槩行者關　臣　職掌安敢默默
不言我　祖宗設兩京都察院有都御史十三道
御史都御史固得叅論御史而御史亦得彈射都御
史均以論劾爲職與部寺堂屬不同　臣　讀通志考見
唐御史蕭至忠彈蘇味道贓汚貶官御史大夫李承
嘉詰諸御史曰彈事不咨大夫可乎至忠曰故事臺
無長官御史　天子耳目比肩事主各自彈事不

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又誰白
御史之不白都御史由來舊矣臣又查得嘉靖三年
吏部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等劾張璁條議大
禮　肅皇帝謂張璁等所上留中未發安得先知
孟春時中等覆上言璁先以稾示人且有副本存通
政司故臣等知之　肅皇帝因戒通政司封納何
不嚴謹夫副本且當嚴謹則私稾又何先投耶今年
三月內吏部都察院一本議復人心不古等事奉
旨極其嚴切凡章奏未有　明旨先傳寫者不但

罪及傳寫人役且併原奏官罷斥矣　肅皇之舊
典　陛下之新命赫然具在誰敢故違且投揭之
不便者三其不必者二近事可鑑者一御史章疏
皇上尚未賜覽都御史先得觀之不敬莫大乎是非
獨臣等有所彈而不敢即都御史亦安敢當之而不
疑也一不便南都去　闕下二千餘里往來遲速之
期預難計算若北院朝進疏而夕達　宸聰矣一有
傳播百弊叢生二不便彈劾之疏非貪贓壞法則狥
私植黨及生事害民之類驅逐豺狼常虞反噬語曰

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又曰謀泄者事無功三不便
御史風聞論人行止予奪議覆于該部取裁一聽於
聖斷卽未有當御史身當其罪不及都御史也不必
者一建白條陳不妨商確可否若論官員卽有權貴
爲勢所必避門生故吏爲情所必狥御史言之都御
史將止之乎不必者二南道御史林可成劾吏部侍
郎徐顯卿不知顯卿從何得揭先覩大搜賫疏之人
三日不得又從通政司謀緩其事該司不從遞來章
疏或至途中而追趕或至　闕下而不投總之私羣

先傳可援而止此臣所謂可鑑也故會典止載凡建
言將行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
許實封陳奏至於公列則不及之也前人豈智不逮
此亦知其不便且不必也蕭至忠卑卑耳尚能堅執
臺綱不肯關白卒之至忠劾罷疏欽明與承加等而
綱正爲一時所憚兩都御史爲朝廷執三尺法豈
肯以承加自待臣等雖至愚又敢自處至忠下哉雖
然獨有深慨焉嘗觀胡世寧薦霍韜爲御史謂
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史又與六

卿皆同僚人情稔熟彈劾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至於今非但不自彈劾且阻御史之彈劾矣如定向者時輩號爲有聞者也昔副北院既極言以詆周之翰今總南院又借事以忝王藩臣疏號愛惜人才迹類挾制言官今日之事非有大不可已者祗因一二知厚急索疏藁不得聞激於人言輕形論列使後之挾私防口者借言於今之申明流禍之大將有不可勝言者吳時來既同總持之責宜有救正之言乃其持說益悖低昂伸抑之間不勝恣睢輳轢之意所謂不足

而獎進之有餘而要束之不知我　祖宗設官之意果如是否耶至於上下內外之分理亦舛矣吏典之譬詞益窮矣總之一博北臺之轉一急冢宰之推皆欲以風力受之如往事也臣無容深論以傷雅道但投揭終不可行投揭不已勢必至於禀白禀白不已勢必至於阻抑阻抑不已勝必至於別有申究自今以往苟有大奸大惡爲都御史所欲黨援者又孰爲之論列語曰縶騏驥之足而責其走千里縛賁肓之手而望其敵萬人必不能也事體關係甚不小此

寧忤臺長而不敢壞　國家風紀伏乞　勅下部
院科道會議如　臣言或有可採仍遵　大明會典
憲綱凡建言創行專理聽其商訂至于論劾照舊不
相關白必欲存一揭以備他日查考亦必奉有
明旨之後方許送堂庶耳目不至壅塞而風紀得以
振揚矣臣之此疏仍未敢先臺長而後
皇上如蒙俯采臣言禁投私揭姑一罪臣以謝臺長
罪斥不足爲臣患罰治不足爲臣辱何也臣去而臺
綱存也臣辱而　國體不辱也臣實不勝幸甚

乞肅法紀申公論疏　　李用中萬曆十九年閏三月上

臣竊惟人君所恃以齊一天下者惟此三尺之法也令嚴則臣下罔敢弁髦而公論稱快反是則法斁而公論惜之矣我　皇上厲精圖治惓惓以飭吏治恤民瘼正士風爲要務而奉法者率不能仰體皇上之心此畫一之治所以不克臻於天下也臣愚有慨於中久矣謹據實爲我　皇上陳之袁弘德昔爲肅州兵備副使其所控制正邊方地也宜乘此時以大展其胷中之奇矣乃一聞虜騎闖入卽惶懼

無措杜門稱疾必俟有冀寧之役而後已此其畏虜如虎烏有邊才萬分之一哉孰意去蕭州未幾而邊才之薦弘德亦得廁名於其閒是豈弘德在邊方之日全無才可見離邊之後始見邊才乎 臣料弘德之有此薦也蓋一則懼討蕭州規避之罪一則欲避冀寧巧宦之名故多方營求此薦以自文耳假令該部因其薦而仍薦之邊方則弘德其將攘臂以往乎抑亦縮首回籍以再求腹裏之調乎 臣恐是薦也卽使弘德反鏡窺形當汗流浹踵矣此倖進之臣所宜懲

也閱世翔先任南京工部主事三年巳碌碌無奇矣及其赴京考滿也臣意其當聽皇上爭奪耳奚遑擇官哉乃世翔于將啓行之日每與諸同僚者曰吾此去再回南京不筭手段此同衙門諸臣所共聞也然亦相與竊咲之比入京未久果如翔言改補工部屯田司主事南中諸臣始咸駭異世翔此改矣臣因恂知各衙門官員以考滿進京者每年不下二三十人其才望非俱出世翔下也其資俸亦皆與世翔等也何數年來未聞有一人改北者而世翔獨埀涎

此攺也薄南曹爲冷局艷北部爲奇貨設心若此此亦
患得患失者流耳其能盡職業以求稱任使乎然臣
非謂南部之必不可攺也葢方在南而卽快其攺北
卒之果如持券而取焉斯有以啓干進者之奔兢而
動守拙者之扼腕耳此賁緣之臣所宜裁也李廷儀
原爲甘肅巡撫是
皇上擧河以西者付之廷儀
詎非鎖鑰重寄哉爲廷儀計者正宜奮不顧身以期
邊境奠安可也廼敢於重負
國恩不敢少忤虜意
擧凡險道要路悉任夷虜往來且使其盤據內地結

姻漢族而亦漠然付之罔聞者此其撤　國家藩籬之固召彼狄虜荼毒之慘廷儀之罪不可勝誅前經言官周孔教等相繼叅論而猶得南京別用近臺臣董子行又論劾之乃調用南京者如故焉然則廟堂之上豈以南京衙門之設專為安置罪犯之所乎抑以廷儀所犯之罪尚未合於褫職奪爵之例乎才不足以使虜夷之我畏術不足以結權要之我援若廷儀誠吞舟而漏網者也若不明正其罪亟加顯斥則不惟廷儀無顏面以見南都臣民恐將來邊備

之弛壞者難以懲即邊臣之欺罔者無所儆矣此悞邊之罰所當重也嘗攷各省直之受理詞訟者下之而縣上之而府又上之而司道又上之而撫按其衙門雖至夥矣然而體統相屬總理則一此刁民難以得志而善類得以保全也若南都則有不然者有縣與府矣有五府六部三法司矣又有督儲操江臺省及内外守備矣其間爵位雖不無崇卑而彼此原不相統攝巧于搆訟者利其不相統攝也故趙甲方赴此衙門以告錢乙矣而錢乙又赴彼衙門以告趙甲

焉此衙門方牌行該司坊以拘解錢乙矣彼衙門又牌行該司坊以拘解趙甲焉在奸頑恃衙門之多而動輙逞刁肆毒無所顧忌在良民苦衙門之多而寧爲飲恨吞聲莫敢誰何刁風之熾若此欲自此而刑清訟簡也其可得乎況中間解送者有先後抑或意見有異同則不惟百姓之枉抑不得伸而各衙門之嫌隙從此起矣夫設立問刑衙門本以爲寬民計也乃流弊一至于是是豈清平之世所願有乎此聽訟之責所宜專也我　國家設科取士而冐籍者有禁

葢其惡混淆制科也前科馮詩章維寧等輩初以冒籍中試旋悉查明革斥矣卽詞臣史錡亦以縱子冒籍落職矣若申用嘉係輔臣申時行之子其爲南直隷吳縣人也天下所共知也旣而附于浙江烏程縣以中試其爲冒籍也亦天下所共知也乃竟獲兎全焉此何以故聞彼之自辨者曰吾入贅烏程卽可烏程籍非冒籍者比矣然則曩曰馮詩等當冒籍各省直之時豈無有於所托之處約爲婚姻乎假令馮詩等借用嘉爲解臣不知用嘉何辭以對也臣亦曾聞

所謂入贅者以貧不能糊口而借資於妻家使相臣之子而入贅天下皆不得子其子矣臣切爲用嘉差且用嘉既以贅烏程借口矣則未中之先與既中之後又何不居住烏程也臣又聞用嘉自中鄉試以來累科俱不曾入會試場得非知其昨非而懼有後議乎用嘉且自悔而懼之矣奈之何久無一人置一喙于用嘉而俾其得以無恙也與馮詩等同一冒籍而不與馮詩等同一查處是法可行於貧士而不可行於權貴矣如天下之公議何如後世之公議何矧今

歲復當大比士設有鑽刺之徒娶婦别省而即附籍婦家以圖僥倖萬一當事者許之乎抑操三尺以從乎此月籍之禁所宜一也以上五事固有爲諸臣所已言者然已議處或未能盡愜輿情亦有爲諸臣所未言者然緘默終無以大紓公憤此臣所以不得不爲之喋喋也倘

皇上鑒其犬馬之忠采其狂瞽之見則於吏治民生士風賢科未必無小補矣

乞賜乾斷定考察疏　蕭如松萬曆三十三年六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職關言責接閱邸報刑科給事中錢夢皐一本楚事善後當除禍本懇乞乾斷亟斥不忠大臣以正朝綱以杜再亂事工科給事中鍾兆斗一本大臣專恣行私顯肆欺罔伏乞乾剛獨斷以清朝廷事大都錢夢皐爲考察掛名鍾兆斗爲年例推外皆歸怨于左都御史溫純而有是疏也道路喧騰聽聞駭愕臣等仰思朝廷設臺省之官付以言責凡朝政是非人才邪正皆得白

簡從事而臺省諸臣之邪正是非則又付之公評非謂已可彈人而人不敢議已也故臺省不職則難逃考察考察有遺則年例隨之倘考察年例一或不當則滿　朝內外諸臣咸稱不平公論久當自明令譽終無所損原非被考被推之臣可得報忿而求全也者二百年來令甲炳如日星孰敢以私意干之乎二臣考察年例當事者采論於公評聽斷於
皇上錢夢皐既以被察見留正當仰戴　聖恩勉
思報塞而區區借逆宗事以攻溫純不思罪人伏誅

楚亂已定一切善後事宜議自撫按而覆之禮臣即傳播諸藩可永絶干犯之念而謂純庇護逆宗意終不已則羣衆會議誰其附之非但純無是心或亦勢所不能然也鍾兆斗既以年例見推自當靜聽新命圖効方來而紛紛借銓曹事以攻溫純不思衙門職掌各有專任一切銓選事體議自諸司而主之冢宰雖𡨚緣干進不無覬覦之人而謂純暗持吏權得受重賄則該部諸臣誰其聽之非但純無是事或亦力所不能行也楚搆初起是非易明諸臣共議于

下　聖明獨斷于上夢臯雖力辯逆宗誣　王之狀亦非言人所不敢言者何乃矜爲讜論而終始藉以自重乎忿爭一行聲氣相應夢臯帶兆斗之名於先兆斗續夢臯之說于後二臣雖當功名難割之會亦自有心不可昧者何乃甘爲聚訟而彼此執以傾人乎惟知要路可據故稍拂所願則哆口橫爭即加人庇逆不惜誣人多贓不顧也罔念言官難私苟有所爲肺肝畢露彼其設心何險其操術何卑也故自溫純有辯疏而侍郎楊時喬不得已有折鍾兆斗之

疏矣臺臣孔貞一科臣傅慶遠又不得已有參劾
皇之疏矣慶遠疏中所云私意未化強半成公等語
臣等不知其意指所在而夢皐復借口騰辯以結黨
之說動　皇上之疑聞者竟莫測其機鋒所謂也
臣等竊惟國家之治每成于和衷而壞于朋黨故東
京之標榜爰逮五屬西晉之揮麈禍及一綱有宋之
黨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小人至元祐而君
子相攻隨釀紹聖之禍信乎朋黨者國步之厲階縉
紳之禍拼有憂世之心者所不樂聞也臣等奉職

留都從來有清議無朋黨而亦不知夢皐之所謂黨
者何居當　聖明在宥果有結黨之人恐非
國家之福未敢信爲然也臣等與夢皐兆斗非同鄉
則同年豈不欲相安無言諱其所忌而事關　大
典序屬建白私不勝公誠有不能爲之解者此而不
一糾正則年例終不可推考察終不可行竊恐將來
當事者慮身爲的懼人反噬惟務私情之調不顧公
家之計紀綱法度終必隳頹世道人心安所底止哉
臣等惟願　皇上洞燭是非　大奮乾斷將錢

夔皐鍾兆斗　亟行罷斥以爲挾私報怨者之戒
而又　念溫純久在是非之場頻招愛憎之口乞身
懇切酌聽歸休以全大臣之體仍　勅下在朝大
小臣工聯情合志同寅協恭共念時事之艱各効急
公之義衆言矛盾務折衷於　聖心人情好惡期
同歸于　皇極庶幾蕩蕩平平之治不在唐虞三
代而在今之宇宙間矣臣等不勝悚仄候
命之至

正班次肅官聯疏　胡　鶚　萬曆三十年九月上

臣接邸報見八月十四日吏部文選司郎中倪斯蕙一本爲百載班行一旦隕越請乞　聖裁申明舊制以肅官常以存　國體事又見浙江道御史何淳之等一本爲　朝班原有定規部屬妄生異議懇乞聖明特賜申飭以肅官聯以重　朝廷事俱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臣詳閱二臣之疏大都部臣所辯者以官品之有別也臺臣所論者以會典之有定也二說雖各有因輿論當歸至當想禮

部必有成議以覆　皇上之命者臣竊謂品有崇卑皆　朝廷之臣子班有先後原　祖宗之朝儀正　朝儀乃所以尊　朝廷也班次誠當前者不爲抗後者不爲屈班次誠無當一則見謂踰階一則見謂歷位我　朝儀制備載　會典二百餘年誰敢輕議則　朝班自當準諸　會典而品秩非所拘者臣自試職　留都每隨大小臣工凡習儀慶賀諸禮臺臣聯班科臣曾未見銓屬諸臣參入科道間者夫　留都爲我　太祖開天定鼎之地一

代典禮臣子迄今凜凜遵守無敢變易在銓屬安然於科道之後在科道亦安然於銓屬之先無非遵行祖制以尊　朝廷耳　臣　質以　留都之班聯而謂南北有二禮耶顧部臣之所以生議者其亦有說彼見往時銓屬會參入科道間一旦更止不得不一辯論不知禮以　祖制爲尊臣以遵制爲敬而各以銜門私心相競非禮也如謂御史秩卑於部郎則戶禮兵刑工非部郎乎如謂御史事關銓屬則科臣之選授考績獨不由銓屬乎恭儀制有照品秩者有不拘

品秩者科道職司耳目原非品秩所拘載在
會典良有以也　臣　願銓臣臺臣各捐成心共遵
祖制在銓臣不得以品秩之故而銳意滋辯在臺臣
亦不得以所持之是而盛氣相加惟以不合於
會典者一旦昭然與衆共更之無非正　朝班以尊
朝廷云爾初何嫌於說之同異乎　臣　猶有說焉方今
仕路否塞十署九空我　皇上特簡斯蕙爲選郎
爲斯蕙者正宜苦心焦思鑑別賢否充補庶位以求
濟時艱無負任使當有廢寢食不遑者乃以一　朝班

之故而銳然以去就爭之亦過矣臣 官行人時雅服
斯蕙恂恂長厚非憤爭者今日之辯或爲衙門體面
致然而禮求至當正不必拘拘如此臣 以試職之初
非深於達禮者而言責所關義不容默謹以 留都
班次傳自 國初者仰瀆 天聽以備禮部叅酌
伏乞 聖裁施行臣 不勝悚慄待 命之至

請給五城關防疏　　李雲鵠

臣等荷蒙　皇上不棄拔置南臺自受事以來日夜兢兢於凡一切職掌事務敢不悉心以圖報效而巡城事體則又最重而不可忽者前此未曾請有關防深爲未便用是不避煩瑣謹爲我皇上陳之蓋臣等巡視衙門文移極其浩繁批駁往來强半皆盜賊人命重情與夫拘攝人犯牌票俱無關防鈐蓋胥吏易緣之爲奸而都城奸宄叢集詐僞百出雖臣等嚴加申飭而空白無憑眞僞何辨

如近日南京鷹揚衛致仕百戶崔輔持假牌詐騙被
南城徐兵馬捉獲除另行懲究外竊念京都通衢白
晝之中又當三令五申之後乃有魍魅惡弁肆行觸
犴若此尚可謂知有三尺哉葢人情重得利而輕犯
法矧更無以隄防之則將來如崔輔之詐騙者恐未
易更僕數也因查得萬曆二十九年四月内巡視中
城江西道監察御史姚思仁等請討關防蒙
旨俞允南北事體相同彈壓最亟伏乞
勑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俯將南京

五城御史覆
請照例各給關防一顆庶法紀可肅而重地亦可安
矣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直述科場情形以過流言疏　孫居相

臣等待罪留臺去年八月應天府復當鄉試之期　臣等承之往監試事凡所爲革弊防奸者靡不殫厥心力比事竣出場南都人士咸謂此番關防視昔加嚴而登拔亦稱得人　臣等私竊自幸以爲是役也可不負　皇上任使忽於秋冬之交傳聞江北諸生因中式人少謬謂江南諸生有私　臣隨遺書按臣黃吉士問之吉士回　臣書云士子紛紛之議誠有之但門下在事弊端何自而生矧南北自不相敵而尤人乎

哉臣又密察諸生之言原無指實不過下第者倡爲此說以欺鄉里妻孥云耳不謂吉士竟信其言登之于疏夫吉士言官也臣等亦言官也使場內果有弊臣等豈其不能自發而必待江北按臣發之耶大抵場屋之弊多起於彌封未有不通同彌封所而能作弊者今科彌封所二官一爲廬州府同知劉師朱一爲鳳陽府同知馬恊皆江北官也又皆精明有執臣等用之良有深意向使彌封書手先江南而後江北又有摺角點記等弊無論臣等必究即二官或亦不

背無言也其彌封所已封之卷　臣等無由識其姓名亦無由辨其南北今不具論惟查該所呈堂貼出違式試卷除監生外初十日貼出生員共五十八名內有江北贛榆等縣董宗宣等二十四名十一十二日貼出生員共五十六名內有江北六安等州縣徐慶等二十名使先送者皆江南卷而何先貼者有江北人乎此必不通之論也及彌封之後便屬謄錄使謄錄書手異以南北高下其手必謄錄者皆江南人而後可　臣等查各役點名簿有揚州府謄錄書手白承

芳等七十一名滁州書手安守道等五十六名和州書手薛志耤等四十六名此皆江北人也謂江北人而亦偏私江南士子有之乎且所謄之卷已中者見在禮部未中者發回各府其有無弊端今固可覆而按也及謄錄之後尚有對讀對讀之後復送受卷皆由臣等掛號銷號查對相同然後送入內簾今謂謄錄所將前賄買增記摺角遞入內簾甚有投之水火者則是對讀受卷二所皆爲虛設監臨提調等官漫不稽查不幾於說夢乎臣等入場時數與主考二臣

淵有經傳新德及房考諸臣韓光祐等相約雖落卷亦檢閱數四且調房互閱遵　新旨也如江南者先江北者後先送者取後送者遺則是場中有不閱之卷矣不思以按臣視江南北猶有分屬若以臣等所屬視之則兩江皆吾子弟以內簾諸臣視之則兩江皆可門生果何厚於江南何薄於江北而肯聽人爲先後抑揚之事哉況各房考入簾志在得士又孰肯舍良玉而寶燕石也卽使江南房考私其子弟而江北房考在鳳陽府有懐遠知縣王存敬在盧州府

有霍山知縣吳之皡在淮安府有山陽知縣楊師孔在滁州有全椒知縣關驥彼亦安肯舍其子弟而反錄他人也科場賄買代倩傳遞等弊臣等條約諄諄言之不敢謂歷科必無若謂每科必有而有必江南人則宜乎江南賢者未必中中者未必賢也夫何名卿碩輔相耀後先鼎甲魁元纍纍不乏豈會試場彌封謄錄員役亦預來江南納賄乎此一恒人能知其必無也臣等簿查江北進場正考遺才諸生凡一千二百九十六人而中式止七人若爲甚少及查諸生

違式貼出者數至一百六十二名幾與江南相埒則
不爲不多其間有眞草全無者有眞草不備者有請
客者有錯落命題字句者有有文無結者其卷見在
歷歷可考則江北文學大畧可睹巳安得輕信無稽
之言而重誣江南多士哉又安得以江南人文之盛
而謬謂臣等墮其術中哉臣等非爲諸生辨蓋諸生
作弊卽臣等不能察弊是謂負職因以負皇上
用是不敢不出一言自白耳伏乞勑下禮部再
加查訪議覆施行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